

而後有藥有禿而後施豈有病而後求  
賢也夫孝子情樂此分內事而聖人羞  
之者謂不若父無病之為愈也況以征  
伐而求治者乎故引至德之世以明末  
俗之澆薄親人去彼而取此也以其不  
尚賢不使能故能如標枝如野鹿標枝  
樹杪之枝居高而不知其為毒也端正  
應是相正考下文可見此四不知乃所  
以同歸於道俱化於兼忘之域仁義忠  
信特世人分別之迹耳蠢動指淳朴之  
民相使而不以為賜友助而無責望之  
心也行而無迹即鳥行無章事而無傳  
則所過者化此其所以為至德之世歟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八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武林道士 稽首 學

天地第六

孝子不說其親忠臣不詬其君臣子之盛也  
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  
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  
肖臣而未如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  
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說之人也  
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專於君邪謂已導人則  
勃然作色謂已說人則憐然作色而終身導  
人也終身說人也合譬辭辭聚眾也是終始  
本末不相生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  
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之為徒過是非而  
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  
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  
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  
致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惑者勝也  
而今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折鬱不可得也不  
亦悲乎大聲不入於里耳折鬱華則嗔然  
而笑是故高言不止於眾人之心至言不出

俗言勝也以二垂墮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  
也以天下惑于雖有折鬱其庸可得邪知其  
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其若釋之而  
不推不推誰其比愛屬之人夜半生其子遽  
取大而視之汲汲然唯恐其似己也

郭註以君親所言而然所行而善此直違  
俗而從君親故俗謂其不肖耳未知至當  
正在何許俗不為尊嚴於君親而從俗不  
謂之詭明尊嚴不足以服物則服物者在  
於從俗是以聖人未嘗隔異於世必與時  
消息故在皇為皇在王為王豈背俗而用  
我哉世俗遂以多同為正故謂之導說則  
作色不受而終身導說亦不問道理期於  
相善耳夫合譬辭辭應受導說之罪而世  
復以此得入以此聚眾亦為從俗者但不  
見罪坐也世皆至愚乃更不可不從聖人  
道同而帝王殊迹者誠世俗之惑不可解  
故隨而任之天下都惑雖我有求向至道  
之情而終不可得免奔湯武隨時而已故  
大聲非委巷所尚俗人得噴曲則同聲動

笑此天下所以未嘗用聖而常自用也各自信據故不知所之莫若即而同之也趣令得當時之適不強推之令解則相與無憂於一世矣天下皆不願為焉其為焉或迫於苛役或迷而失性耳然迷者自思復厲者自思善也

呂註臣子然君親之所然而善其所善則世俗以其誦說而謂之不肯不知其然而善之為非者果必然邪至於然世俗之然而善則不謂之誦說所以嚴於君而專於親果安在邪謂已導說則必作色惡其名之惡也而終身導說合譬飾辭聚眾不免為其實則終始本末不相當也合譬飾辭皆非其理之當而以此羣於人所以為導說也夫合譬飾辭聚眾恥為導說且不可則夫不知反性命之情而垂衣設采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導說與夫人為徒道是非而不自謂眾人乃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則所謂病者能言其病其病之者猶未病是猶可為也至於終身不解

不靈則病而不能言其病是無可為者也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猶可致譬道與之世得道者多失道者少二人惑則勞而不至喻道喪之世失道者多而得道者少今天下惑子雖有所嚮不可得也則世道交喪無可與明此者民之迷也其日已久則雖析其嚮此亦莫之從此乃至人之所深悲也大言不入於里耳至俗言勝也以惠子之聰明猶謂莊子之言為無用則世可知矣二垂踵惑則惑者一人之足而所適不得小惑易方也今天下惑則所謂大惑易性也子雖有所嚮可得乎我非愛其道而不以明天下也知其不可而強之則我亦一惑而已非致命盡情而兼忘天下若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與之相忘而已不推則誰其比憂邪譬之屬人恐子似已則道之為物人心而已而彼獨不得則其疾豈特屬之比身而同手流俗合乎汗世豈特子似已之比吾雖釋之而不推彼獨不憂邪

林疑獨註世之所謂孝子者能順親之意所謂忠臣者能得君之心親之所行未必皆合於義而子一勿順之則入乎說君之所為未必皆合於義而臣一勿從之則入乎說孝則不說忠則不諂臣子之盛也為臣子者以順君為事而不能以道義繩之則世俗指為不肖然亦未知其果不肖邪此言從君親而違世俗皆未必是而違君親順世俗則不謂之導說夫世俗果能嚴於親專於君乎皆非先王任其兩行之道導者取其意而引之說者因其好而入之世俗知惡其名而不羞其實猶惡醉而強酒也合譬則善為言飾辭則善為文始是而終非本善而未弊出於鄉原之學世俗多從之及其終弊亦不罪坐此所以為之而不息也世所謂君子者垂衣裳以為文設采色以為飾動容貌以為禮以取世人之愛此真導說之人而不自謂之導說與斯人為徒是非相通而不自謂眾人愚之至也愚而自知其愚小愚也惑而自知其

惑小惑也。三人行而一人迷，所適之方猶可至。惑者少也。二人迷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當時天下皆惑而莊子一人求嚮，至道終不可得也。大聲淡而無味，猶咸池大韶也。折揚皇華俗之小曲，高言極高明，至言至於道，至言所以不出者，以俗言多而勝之也。在與鍾皆圓擊之有聲，以二在二鍾齊擊則聽者無所適而惑矣。況今天下皆惑一人雖有嚮道之心，詎可得邪？知其惑不可解而強解之，又一惑也。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哉？醜惡之人尚欲其子之妍，則惑者豈不厭迷而思悟邪？詳道註義可以從則孝子從義不從父，故易蠱之三幹父之蠱，小有悔無大咎，則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子矣。道可以從則忠臣從道不從君，故臨之二咸臨吉無不利，則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世俗謂之不肖臣矣。然世俗之所謂然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導，說豈俗固嚴於親尊於君邪？以無不盡惑而莫之傾

也。導則逢人之過，說則長人之過，人皆有導說之實而惡導說之名，豈持如此哉？又至於合譬以明之，飾辭以文之，聚眾以傳之，是終始本末不相坐而終莫不以受其過可謂愚矣。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於所適之路也。以二在鍾之聲感而所適不得，惑於所適之意也。蓋天下之理以多變寡則易以寡感多則難，其習俗之薄以哇聲俗言導之則易以大聲高言入之則難，今天下皆惑子雖有所嚮庸可得邪？碧虛註從世俗則失尊嚴於君親，順君親則得尊嚴於世俗，然君親者一人之私善世俗者天下之公是私心則非忠孝公論則非諂諛，故賢人君子未嘗獨異於世也。夫導說者亦嫌人指其不正而終身導說善苟合也，以至飾辭聚眾戶外履滿聖人觀之可謂導說矣，而世人稱美之詎復有罪坐者哉？謂彼希意則憾之而不受彼之順顏則恬然受之，與夫我冠博帶文藻語言嗷俞僥仰樂人稱譽者為如何哉？可解

者非大惑有靈者非大愚終身不解不靈者矜名嗜利之心未剝耳若以已所見解釋彼愚惑我寡彼眾豈不悲哉？大聲之不入里耳高言之不止眾心如擊在撞鍾其音必異不雅聽瑩而又莫知所之矣。人人欲悟蓋因不得已而惑於惑則孰與之憂乎？厲人恐子似已亦自知其惡也，則愚惑者豈無趨善之心哉？腐齋云不諛不諂能諫其君父也，隨其所言以為然隨其所行以為善，不知諫者也。在君親則以諫為是不諫為非而代之於世隨其所善者而為之隨其所以為是者而是之，則世俗反嚴於君親乎？蓋言令人之所謂道皆世俗之所同是者非獨得於己而與造物為徒者也，我之所謂道即與世俗同則我之所為亦導說世俗而已，惡導說之名而終身不免導說言其不能異於世俗也，合譬飾辭聚天下之學者而歸己觀其初心要高於一世而終不能離當世之人是其終始本末不相照應矣，垂衣

設來動容言儒者之衣冠容貌循循善誘故以為媚一世此皆讓吾聖人之意學於我者皆流俗庸人我之是非與彼不同則亦流俗之人耳既與庸人為徒而不自謂為庸人是至愚而無見者也終身不解不靈言其不自知祈驚趨趨也天下皆惑於其說我雖獨有所趨趨何以回一世哉折楊皇華聖巷曲名以比俗言大聲古樂喻至高之論俗言勝則至言隱矣垂踵垂足而坐不肯行也二垂踵感即前言二人惑也或作垂踵義不可解乃傳寫之誤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一惑也不推不必推說比近也付之不言則不近於憂此自解之言屬人恐于似是自知其惡而世之感者皆不自知則不知屬人矣到此譬說而句似結不結真奇筆也

善君親之言行則俗謂之不肯善世俗之言行而不謂之語說俗非嚴於親尊於君也蓋臣節主忠子道孝不當以語說事其君父也至於待世俗則所然

所善不稽其實未免為導說而已惡其名而為其實終身由之而弗悟飾辭聚眾以相夸然卒至於害道敗德若鄉原之所為是其始終本末誤處若此不相坐猶云不相安也彼乃垂衣設采動容以媚世而不自謂導說非惡而何知惡惑者非愚惑言其猶可化至於不解不靈雖聖人亦無如之何矣三人行至不可得也言世之惑者衆非一人所能回大聲不入至俗言勝也發明前意垂踵當是垂踵二人垂踵感而不行所適猶不得況天下皆惑于雖有所求至其可得邪知其不可得而強之又增其惑不若舍之而不問夫復何憂哉此其人見其不可救而自欺自解之辭結以屬人生子取火視之言醜者猶不顧子之似已則迷者豈無向善之心在上之人有以覺悟之其本然之天固未嘗不在也經云聞天者德生聞人者賊生可不謹歟

百年之木破為儀檮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距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熏鼻因懷中頤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政自以為得非吾所謂得也夫得者因以為得乎則鳩鷄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且夫趣舍聲色以染其內皮弁鷩冠擗笏紳脩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榮柶外重纏繳腕腕然在纏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屈指而虎豹在於囊擗亦可以為得矣

郭註畧而不論

呂註犧樽青黃以譬曾史之備溝中之斷以譬盜跖之汙性脩及德德至同於初乃所以為得惡取曾史盜跖於其間哉夫色者非明而色色者明以五色亂之乃所以使目不明也聲者非聰而聲聲者聰以五

聲亂之乃所以使耳不聰也。達乎此則五  
臭之薰鼻五味之囑口趣舍之滑心亦若  
是而已。心無趣舍以趣舍滑之所以使性  
飛揚而不上也。彼揚墨者固天下之才士  
而不聞道所知不出於五者之間乃始離  
跂自以為得則鳩鴉之在籠也亦可以為  
得矣。夫榮其內而使道不得集約其外而  
使心不得解其膠內支盈於禁榭外重經  
繳自達者觀之在經繳之中既既然明矣  
猶自以為得則罪人交臂歷指虎豹在於  
囊檻亦可以為得矣。

以榮其內冠弁搢紳以約其外內重於四  
支者如禁榭經繳繩也以趣舍塞滿於內  
府方之禁榭搢紳約束於外形聲之經繳  
以況困弊也而自以為得者何異罪人反  
縛交臂歷指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  
乎。

評道註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  
耳聾五味令人口爽蓋人之生也性靜而  
其之動德厚而其之遷妄境在前靈源遂  
滑以至志不實之良貴趣無窮之穢腐者  
豈不感哉此君子所以貴乎畜也然管夷  
吾曰耳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聞聰  
目欲見者善色而不得視謂之聞明以至  
體之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聞適意  
之欲為者放逸而不得行謂之聞性凡此  
諸聞廢虐之主也拘此廢虐之主戚戚然  
以至久生非吾所謂養何邪蓋善畜者不  
戚戚戚戚者非善畜也。

碧虛註木生音金削器則性斲人本自適  
行義則真殘故視聽食息存之亦可亡之

亦可唯趣舍不係乎心者道達乎塵垢之  
外豈經繳囊檻所可繫哉。

庸齋云其斷在溝中破為穢穢之餘者也  
雖榮辱不同而同為枯木耳此與滅較亡  
羊意同聲色臭味皆足以亂性以四者與  
趣舍並言所以抑之也困懷衡道人自鼻  
而道於頰也濁口汙其口也或作囁非屬  
英牽失也以趣是舍非滑亂其心則自然  
之性失矣揚墨之學趣舍滑心者也彼以  
其說自因而以為得則鳩鴉在籠亦可以  
為得矣。然之之甚也以其趣舍是非梗礙  
曾次故曰榮其內冠弁搢紳儒者之服以  
禮拘束故曰約其外內則支塞充盈如禁  
榭然外為禮文所拘如罪人被縛既既目  
視貌人見其自苦如在束縛之中而彼自  
以為得則罪囚之人囊檻之虎亦可以為  
得矣。蓋極口以詆揚墨也。

此段引喻以明失性之弊諸解已詳茲  
不贅釋。

是篇首論天地大化人物衆多在君天下

者汎觀以道通行以德無為無欲官治分明蓋以不同同之物莫得而異也大莫大於天地尊莫尊於道德聖人道兼覆載故得而並稱焉或問有聖人而無天地何以為聖人余謂有天地而無聖人亦何以為天地然則天地聖人相因而不可無者也故南華以天地明君德此所以統天地御萬物而君天下之道也人見其應物多方疑其聖知聰明絕人遠甚而不知刻心無為之所致也是以有君天下之德者立本原以正其在我則天地不期合而合人物不期化而化視乎無形聽乎無聲玄感奇應有不止乎此者故黃帝遺玄珠而象罔得之帝堯憂閼缺而許由危之謂道不可以有心求不可以聰明得也華封請三祝聖人使之分當授職千歲上德則何累之有子高辭諸侯而耕于以見德衰刑立賢人退藏法靈於前患鍾於後亂自此始矣故舉泰初有無俾究物生之本性命之所自來德同於初物將自化彼可不可然不

然服恭儉拔公忠者抑又外用其心矣漢陰之取用機械武王之帥師拯民一則抱朴守真一則以權濟義出處動靜時有不同皆不離乎道而已若夫厲人之怨子似已太惑者終身不靈殘穢為樽滑心傷性德不足以存生如天下何凡此皆以因為得若揚墨之苦艱難為者也至比之鴟鵂虎豹則非唯薄之而惡之亦甚矣昔孟子聞楊墨而聖道明世世稱之以為功不在禹下余於此亦云南華之功不在孟子下後世必有以為然者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三十九

南華真經義海纂微卷之四十

武林道士 稽 伯 秀 學 形允

天道第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道於聖六通四辟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繞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沉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鑿也萬物之鏡也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帝王聖人休焉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貴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先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間游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